

光明戲叢書

III

情殉

第五幕悲劇
編改 薛仲賢

光明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廿九年四月五版發行



殉情 (一名戀愛與陰謀)

實價

改編者 顧仲彝

發行者 光明書局

印刷者 光明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電話九六四二〇

光明書局

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殉

情

(五幕八場大悲劇)

——
一名「戀愛與陰謀」

人物

范子剛 北京政府的內閣總理。

范定南 其子，法國留學生，現任陸軍部參議。

賈伯望 總統府侍衛長。

伍國恩 內閣總理的書記。

費立誠 小學教師。

費太太 其妻。

費嫻珍 其女。

富瑞英 總統的外婦。

香姐 富小姐的婢女。

總統公館的老僕。

官吏，僕役，警察……等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 費立誠家裏

費立誠（焦灼地來回踱着）總而言之，事情一天天嚴重起來。我女兒跟內閣總理少爺的事不久全北京都會知道——我們的家聲從此要毀了，——總理大人一知道，怎麼得了，——總之，我不能不警告總理少爺不要再上我家的門了。

費太太 又不是你驅他上門來的，——又不是你把女兒送上去的？

立誠 不是驅他上門來的——不是送上去的！誰會相信我？我費家雖然窮，沒做官，但三代都是讀書人，面子要緊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怎麼能不管自己的女兒，現在不是請總理少爺不再光顧我的家，那末只好我直截了當的去見總理大人，把事情說破，總理少爺僅

不過受一頓責罵，倒霉的還是我這教書先生。

太 胡說，霉怎麼會倒在你身上呢？人家跟你有什麼相干呢？你只懂得四書五經，教你的書去罷，別來管這些事。

立 誠 很好，不過請問你結果怎麼樣呢？他會娶我女兒麼？這班大官大府人家，對於婚姻是最講門第財產勢力的，他會願意娶窮教員的女兒麼？這班有錢有勢的公子少爺跟窮人家的女兒開開心是有的，今天要這個，明天要那個，欺侮了用勢力來壓你，糟塌了用金錢來填補，他們公子少爺玩開了，拍拍身體走了，女孩子們却一身都斷送在他們的手上，你又能拿他怎麼樣？（打前額）想起來多可怕！

太 菩薩保佑我們罷！

立 誠 我們的確需要菩薩的保佑，——這種無賴的少爺，還有什麼別的目標？我女兒長得漂亮——身段又好——腿腳完準，公子少爺一看見，就像餓鷹看見了小鷄，死釘着不放，——這也不能怪他——肉慾是肉慾，我是知道的。

太太 你還沒看見總理少爺寫給你女兒的信哩，姍珍念了幾封給我聽，寫得真美呀，他純粹愛你女兒高尚的靈魂，明明白白像青天白日一樣。

立誠 這是老套，打在馬鞍上痛在馬身上，一顆善良的心是達到肉慾最穩妥的媒介，先激發起了情感，拍的一下，肉慾跟着就會按筭上去，絲毫都不會勉強，哈哈，先情感而後肉慾，這是老套。

太太 他還送來許多書給你女兒看。

立誠 書總不過是那些新小說之類的害人的東西，這些小說都是些半生不熟的材料，講什麼戀愛呀，什麼浪漫呀，什麼主義呀，弄得這班年青的人癩不像癩，癡不像癡，成天的胡言亂語，胡思亂想，什麼正經學問都不要，正經書都不唸，我女兒就給這些書鬧得亂夢顛倒，把家也不要了。把我老子也丟在邊旁了，我想替我女兒找個家世跟我們差不多的青年做女婿，讓我也有個半子之靠——現在，怎麼成呀，（怒而跳起）那總理少爺，我不能不攔他出去，打他出去，不准他再來。（準備下）

太 不要胡說，他送了多少禮物給你女兒——

立 誠（回轉來，走向她）你要你女兒的丟臉錢麼？你去見鬼罷，不要臉的老東西，我

情願去擺拆字攤——我情願去做小販——我情願去做叫化子，我不願意用我女兒犧牲清白和將來幸福去賺來的錢，你少打幾副牌少看幾回戲就用不着你女兒到外邊兒去拋頭露臉，那位少爺公子沒上我們家門的時候，我也吃飽了肚子穿暖了身體。太 發什麼臭牢騷，鬧什麼東西，我不過說不要得罪范家的公子，因為他是內閣總理的大少爺。

立 誠 這就是禍根所在。就為這個緣故——就爲了這一個緣故。從今天起就得一刀兩段！如果這位內閣總理是個公平正直的父親，他一定還會感激我哩。你快把我的絲絨馬褂拿出來，我要去見一見內閣總理，我要告訴他說：你大人的世兄看上了我的小女，我小女是不配做你們大官府人家的媳婦，但我也願意我女兒做你世兄的小老婆或是姘頭，請大人吩咐世兄不要再上舍間去找我小女，我姓費，名叫立誠。

(伍國恩書記上)

太太 啊！伍先生，您好呀！又看見您啦，真快樂！

國恩 快樂應該是我的——是我的，費老伯，有達官貴人光顧着府上，我就算不得什麼啦。

太太 伍先生，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呢？總理的少爺定南先生雖然不時來看望我們，但是別的客人也一樣的受尊敬受歡迎呀。

立誠 (惱) 太太，端個椅子給伍先生坐呀，伍先生，請坐。

國恩 (把帽子手杖放下) 嗑，嗑，我的——我的姍珍小姐好麼！我特意來拜望她——我能見她麼？

太太 謝謝你的關心，書記先生，不過我女兒並不因為總理少爺而驕傲。

立誠 (怒；用肘觸她) 說話留神一點兒。

太太 對不起得很！書記先生，她不能見你，她去學鋼琴去了。

國恩 學鋼琴，真使我喜歡。我有一個會彈鋼琴的老婆，那才艷福不淺呢？

太太 （微笑，但態度極不自然）是的！不過，書記先生！

立誠 （大笑，拉她的耳朵）別多嘴！

太太 我們一家如果有其他可以効勞的地方！我們是很喜歡的，書記先生——

國恩 （怒形於色）其他可以効勞的地方，多謝得很！多謝得很！多謝得很！

太太 但是，書記先生，你當然明白的——

立誠 （怒，揮拳作勢）別胡說！

太太 貴是貴，賤是賤，我女兒貴運來了，我是不願阻擋的（粗俗不堪的驕傲）書記先

生，你明白麼？

國恩 明白？不大清楚——喔，是不是，唔，你真的什麼意思？

太太 唔，唔，我以爲，我的意思（咳嗽）上天既然注定我女兒是貴命，要做大官府人家

的媳婦兒！

國恩（從椅子上跳起來）你說什麼？什麼？

立誠 書記先生，請坐下，請坐下！那老太婆是在說瘋話，——那兒有什麼貴命，那兒有什麼大官府人家的媳婦兒？你爲什麼傻頭傻腦向伍先生說這種蠢話？

太太 你要罵由你去罵罷。我明白的我自會明白。總理少爺說的話自然是他說的話。

立誠（拿起桌上的硯台，怒極）你再胡說八道，要不要我把硯台擲在你的頭上？你能夠懂得什麼？他又會說什麼話？——書記先生，別聽她胡嘮！——你到廚房裏去！你總不會相信我是這樣一個傻瓜！會妄想我的女兒做什麼貴人的媳婦？書記先生，你想我是這種人麼？

國恩 費老先生，你也不應該那樣瞧不起我呀，你一直是很守信用的！我跟你女兒的親事等於已經訂好了婚約。我在總理衙門裏當書記，總理大人對我又很好，將來的高升，只要我肯利用機會，自然是無可限量的。你明白我對你小姐的用心是很嚴正的，如果你想把女兒嫁個富貴人家的——

太太 書記先生！請你說話客氣一點——

立誠 我告你別說話？伍先生——別理她。事情還是照舊。我去年不是回答過你麼？現在朝代換了，男女的事情做父母的也不能不適應潮流，由他們自己去作主張，我絕對不願意勉強他門。她認為你很合適——很好——只要她自己明白她來嫁你是快樂的。她如果搖搖頭，不答應你，做父母的決不能勉強，那末你只好收起這條心，跟她父親好好的喝上三杯老酒，客客氣氣的分手。因為要跟你白頭到老的是她，不是我呀。父母之命固然是中國的古訓，但我不願意把她不喜歡的人硬縛在她身上做她的丈夫。不然，我到了年紀再老一點的時候，他們會罵我老東西，老混蛋，硬把女兒終身的幸福葬送了！到那個時候，我吃飯，我喝茶，吞下去的一口口都是人家的咒罵，叫我怎麼能活得下去呢？

太太 爽爽快快一句話，——我不答應你！我女兒是要嫁貴人的，如果我丈夫給你說動了，幫了你，我就起訴。

立 誠 你要我打斷你的骨頭麼？多嘴的老太婆！

國 恩 （對立誠）女兒多半喜歡聽從父母的話的！我希望你老先生明瞭我的爲人。

立 誠 唉！真是要命，要我女兒明瞭你才好。像我這樣老古董所看中你的，在漂亮的年青女子看起來，簡直是無關重要。如果你要我考你的四書五經，那我一句句都可以考問你，但是女子的心理太深奧了，決不是我教書先生所能懂得的了。你知道我的話是很直爽的，也許這種話會得罪你，——要是我勸女兒嫁人的話，我決不勸她來嫁你這樣的人。書記先生，你聽我說：要向父親討教兵的情人是不值半文錢的。要用這種陳腐的方法來取得女子的歡心是多麼丟臉的事。如果他沒有勇氣直接向女子攻擊，要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去取勝，那簡直不是男子漢，好女子也不會願意嫁這種人。他應該在父親背後私下和女兒來往。他應該先使女兒死心塌地的愛他，甚至於丟棄了父母也願意，甚至於拿死來要挾。跪在父母的面前，求她父母給她兩條路，——不是讓她嫁心愛的人，便是死。這才是愛情！這樣的人才中我的意。要是他對女子連這點手腕也沒有，那

簡直比蠢貨還不如。

國恩（拿起帽子和手杖，匆匆走出門去。）費老先生，多謝你！

立誠（跟在他後面，慢慢地）爲什麼？伍先生，你還沒有喝茶呢！（回來）他不聽我，走了。這位書記先生我一看見就討厭，像他身上有毒汁或是硫磺似的。這個陰險而貌又不揚的壞蛋，像是地獄裏的魔鬼偷漏到世界上來似的，——豬眼一樣的小眼睛，稀疏的頭髮，長而瘦的頸，好像上帝造了他之後也看了不順眼，一把抓住他的細頸，丟棄在旁邊似的。要我女兒葬送在這樣一個流氓身上，她還是死的好。

太太 他是混蛋！——但是你的嘴要乾淨一點！

立誠 呀，你也一樣，你中了那貴少爺的毒使我想起了就會渾身不舒服。對於這件事情你也應該聰明一點。你要你女兒做貴人的媳婦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如果這句話明天傳了出去，就有像伍國恩這樣造謠言的人把這種話傳到總理衙門裏去，倒霉的將來還是我們。

（費嫻珍上，手裏拿了一本書。）

嫻珍 爸爸。

立誠 （很和愛的）孩子，我很高興看見你一心在你的書本子上。書是最能安慰人的。

嫻珍 我想在書上找點修養，我自己知道太淺薄了。媽，他來過了沒有？

太太 孩子，誰呀？

嫻珍 呀，我忘了世界上除了他還有別人呢。他沒有來過麼？定南沒有來過麼？

立誠 （用悲哀而嚴重的聲調）我以爲嫻珍會在用功研究學問裏忘記他的名字？

嫻珍 （注視了她父親有好一會功夫再說話）爸爸，我懂得你。我知道我良心上受了

責備，但是太遲了。我聽你的話去用功學問，但是每本書上全有定南的影子，我愈是想忘記，他的影子愈是清楚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死也忘不了他。

立誠 （失望的坐入椅內）真糟極了！這是你研究新文學的好結果。

嫻珍 （不安，走向窗）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呀？許多高貴的女子去拜訪他，去聽他

說話——他早把我這可憐的女孩子忘了。（她說到可憐兩字，吃了一驚，跑到她父親那裏去）不，爸爸請原諒我。我決不懊悔。我所要求的——只不過是想想他罷了！這是無傷於別人的。呀！我對他的愛只要像我嘴裏吹出來的一點熱氣，只要吹得到他的臉頰上我就滿意了。我的青春就像一朵脆弱的紫蘿蘭花！我願意被踏在他的腳下，爸爸，我不要求什麼！我是一個小蝌蚪，難道小蝌蚪在太陽裏晒晒也要受處罰麼？

立

誠（先生氣）我從來沒見過這樣不知自重的女子。（後可憐她）我但願你沒有看見他，那我這老頭兒的殘餘的幸福就是犧牲了也願意。

娜

珍（害怕起來）怎麼？怎麼？你說什麼？爸爸，你決不是這個意思。你不知道定南是我的了！天生他就會的是我！（她回想了一會）我第一次看見他，我的血就向臉頰上衝——我渾身都跳動着快樂，每一口氣都好像說：「這就是他！」我的心好像也承認這是久等着的心上人，也再三的說：「這就是他！」於是整個世界都光明起來，反映着我心裏的快樂！我靈魂裏第一次發出曙光！我心胸裏長出幾千幾百種情感來，好像春天

開的各種的花朵兒一樣。我竟忘記這兒有一個世界，並且這個世界是這樣可親可愛的。

立

誠（生氣地站起來）孩子！什麼我都可以替你做到，為你犧牲，只是要我答應把你嫁給那總理少爺，那絕對不可能！（憤憤然下）

姍

珍 爸爸，我也不一定要嫁他！一生的時間在永生裏僅不過是蒼海中的一粟。一生的時間一會兒像夢一般的過去了。但是，媽，等到將來可恨的階級觀念和窮富界線完全打消了，——我相信總會有這麼一天的，——那時候人人都一律真正的平等，我就會帶了天真去嫁他。爸爸常常說人類本來是平等的，階級制度在現在的民國還是前清封建的餘孽，貧富也是資本社會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現象。等到將來一切平等了，那末階級完全沒有用處，真正的愛情才是無價之寶。那時候，我一定是世界上最高貴的最富有的人，那時候他有什麼比我更高貴更富有呢？

太

太（從坐位上跳起來）姍！總理少爺來了，他已經在院子裏了。我像個什麼樣兒，